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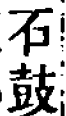


說  
文  
釋  
例

說文釋例卷十六

安邱王筠貫山學

存疑 四五篇

目下云象形又云重童子也。蓋許君時目字篆文固如此。其從之者又如此。許君不之改是也。然因其中央兩畫而謂之重童子。則誤矣。鐘鼎文有兩體正象目形。其作者。蓋因黑睛與童子之色不甚遠。遂省之也。本部界字。目部𠂔字。所從之目。皆橫書之。其中二畫皆表向者。亦以略存本形也。石鼓文從目者作。釋山碑秦詛楚文亦然。橫者直之矣。而表向者不改。漸而

作篆者講整齊以四爲偏旁則難於配合始變作目而竝  
本字改之矣而懼之古文𠂔其目猶作棗核形此古法之  
未盡泯沒者也若夫重童子者在古亦不時有何不象其  
大同而象其特異者乎○鼻首等字說解中無人字謂通  
禽獸而言也足下云人之足也說卦有鼻足作足爾雅有  
狗足言人以爲之別也惟口目下言人知篆當作○𠂔何  
也人之口中闊而吻銳獸尙微似鳥則絕遠矣人之目橫  
而眥銳獸之目縮鳥魚之目圓𠂔字正象人目與鳥獸之  
目絕遠故曰人眼也不然眼下文目也則目下文眼也乃

轉注定例加以人字不成癡語乎

暇下云兒初生瞥者玉篇小兒初生蔽目也段氏從之案  
瞥下云過目也又目翳也而玉篇第云目瞥見與過目同  
義不足兼目翳之義似顧氏知暇之義爲翳而不知瞥之  
義爲蔽目也段氏謂有物雍蔽之非牟子之翳也夫旣非  
眸子之翳則是何物哉此亦不知物情也左傳莊公寤生  
顧氏補正引風俗通云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生吾聞  
故老云兒生三日始開目常也有至五日七日者今則墮  
地開目以爲常亦氣漸薄也故暇下云瞥則瞥下所云目

翳者爲瞼蔽其睛而非如方書所謂雲翳許君欲其互相  
撓攝故如此立文顧氏則警不用目翳義卽瞼下不得不  
改也

黑部有黧而目部聯下盱下皆曰盧童子方直瞳瞳之子

謂之聯

玉篇聯同聯

燕代朝鮮冽水之閒曰盱知韻又盧字係

省借瞳則後來分別字

眊下云虞書耄字从

當作如

此漢景紀哀夫老眊孤寡鰥獨

顏注眊古髦字八十曰髦髦老稱也一曰眊不明之兒鈞  
案孟子借旄顏氏又借髦一切經音義曰耄今作眊知假

借之途廣矣。

睽下云目不相聽也。嚴氏曰：聽當作視。易睽釋文：韻會八齊引作目不相視也。鈔案廣韻十二齊睽下引說文云：目少睛。當作精睽下引說文云：耳不相聽。又引方言云：聾之甚

者，秦晉之間謂之睽。十四黠。睽下云：無耳，吳楚語也。三字之義較然明白，不相混淆。玉篇睽睽下雖不引說文，而義同廣韻。睽五滑切，與唐韻廣韻同部，其義則兼廣韻及睽下引方言之說。蓋說文耳部本有睽篆，既撓之後，遂以耳不相聽之義嫁於睽，故集韻睽下直云：耳不相聽也。蓋有

以睽從目不當言耳者乃改之爲目。又有謂聽不屬目者而改之爲視。於是後之人見睽睽兩字一從目則曰目不相視一從耳則曰耳不相聽。若爲儷語誰復知目少精之爲眞許語乎。又以睽睽近似玉篇遂以睽兼睽義。集韻亦然。蓋所據說文已挽睽字。故遷就其說。鍤橋遂謂睽卽睽字。而其誤成矣。

相下云省視也。引易以證從木之故。引詩以證省視之說。蓋許君亦有疑。故委曲解之也。釋詁相視也。見於經者大都訓爲視。故許君從之。收於目部。竊意入之木部以目爲

從義而取大雅金玉其相毛傳質也以說之似乎易爲說  
解不至如此迂曲也樸乃作而未成之質相則未作之質  
山有木工則度之相度其質之所宜故從目也特質也之  
訓不它見故鄭君改用釋詁王肅與鄭爲難乃宗毛耳毛  
公在秦時當得聞古訓故竊欲依之

爾雅釋鳥鶡天雞釋文鶡本又作𪔐𪔐當作𪔐說文𪔐天  
雞也知用爲羽翰既久因改作鶡以爲別不虞其爲說文

鶡音之字也

說曰丹雞白赤羽與𪔐下赤羽合故𪔐音登  
于天雞曰𪔐音即借之也知易之𪔐音不當

如王弼注者中孚上巽巽爲雞且鶴知夜半雞知將旦皆有孚之物二爻取象於鶴上爻取象於雞亦其宜也孚在



中而取象於鳴與音者。豫者固鳴。釋蟲。𧈧。天雞。釋文作翰。謙者亦鳴。誠中形外。自然之符也。曰字林作𧈧。然則卽是釋鳥之翰。天雞。又誤入於釋蟲。拘泥者以其在釋蟲也。而改之爲𧈧。且改釋鳥之翰爲𧈧。於是截然爲二字。林因而收此字。郭氏因而強爲之解也。釋草。苾莛。釋木。又有苾莛。著。釋蟲。密肌。繼英。釋鳥。又有密肌。繫英。而且桑屬竊脂一篇。兩見。則翰。天雞之重出於釋蟲。無足怪也。且安知藉著繼繫之不本爲一體。後人改之以爲別也。𧈧字蓋魏晉間始譌。故說文不收。而字林收之。然唐時尙存不譌之本。陸氏竟毅然從之。此亦經訓不終

泯滅之一幸也。唐人以天雞賦試士。老儒知有兩天雞。率衆扣簾而請。不知試官所以告之者何如也。

天官染人注。雉類有六。曰暈。曰搖。曰鴈。曰雉。曰希。曰蹲。與說文雉下說異者。惟鴈作雉。希作稀耳。今本鷓鴣鷓。說文皆無鷓字。雖有。乃鷓鳥也。

雁下云從隹。瘖省聲。或從人。人亦聲。

石州曰。人與鷹古音判。然不合。人亦聲三

字必非許語。

此其可疑。凡有數端。從疒之字多矣。何由定爲瘖。

一可疑。字本從人而說加或字。似篆體本作雁。不從人而別有一字從人爲其重文也。二可疑。亦有一字從兩聲者。

然曰人與瘖省皆聲可矣何必分之成騎牆之見三可疑  
形聲字亦有省者從其義也雁能鳴不可謂之瘖安得從  
瘖省哉四可疑竊謂雅字當是從佳從疒從人會意字也  
疒蓋疾病之正字別有說而借爲疾速之意烏莫速於鷹故  
從之也其從人則如小徐說

雇下引爾雅竊字無解號下引爾雅則解之曰竊淺也何  
不解於前而解於後邪郭注桑扈竊脂以爲盜竊脂膏恐  
諸扈下竊字同此義用本義故不說淺爲借義始說之也  
或且謂郭注爲非然秋扈竊藍棘扈竊丹吾鄉多有竊藍

項下作翠色俗名爲澱俗作花竊丹項下作丹沙色非淺

青淺赤色也郭注竊藍亦云青色不云淺青矣且俗呼竊

丹爲偷燕支鳥謂其丹在頷不在頂背顯白之處有似偷  
竊狹藏也鄉人豈知爾雅而附會盜竊脂膏之說乎抑號  
下之竊淺也不當在從虎𧇗聲之下恐係後人以有貓有  
虎毛傳增之

雋下云從弓非也當從短羽之𦇑役之古文殷殺之籀文

殺左半依玉篇右半依說文其字皆從殳殳從𦇑則𦇑卽古文𦇑也小

篆省一曲耳雋之𦇑在佳下蓋鳥之尾上肉也尾肉必肥

故說之曰肥肉而傳永之義生焉。

苜下云莧從此案莧下云苜聲矣於此復言之是爲贅且

莧字當依大徐說以爲通體象形若許說從兔足苜聲殊

未安也

兼有尾但言足亦漏

有角有頭有足有尾可以見其爲山羊

矣若割兔之足以爲意則字體破壞矣而莧下亦云寬從

此夫莧從此者莧之外無從苜者也

不計本部字

若髀亦從莧

不得第言寬也

羊下云從𦍋象四足尾之形非也下文固云牛羊之字以

形舉矣旣以形舉何爲又兼會意且有羊而後有羊角乃

羊字反從羊角以成字何顛倒也苟不論事實而但論文義則小徐本爲安云從𦍋卽是頭角之形矣再說字之下半爲四足及尾之形大徐加以頭角則複抑或從𦍋一勾第爲部分牽屬而言象頭角足尾之形乃以字形論邪

𦍋下云照省聲與熊下炎省聲爲一類蓋二字之從火不可攷矣夫魚燕二字下不言從火者以其尾形昭著也𦍋之從火也或古象之形近似乎火小篆整齊之以致然耳王煦乃曰𦍋當作𦍋從小羊會意以𦍋𦍋與今皆變火爲小證之於字形亦似有合而義殊不然苟𦍋爲小羊而作

𦍋何。以𦍋亦小羊而字從大羊乎。雖漢碑有作𦍋者。不足據也。竊疑𦍋仍是羊。八則𦍋也。羊多一胎生一𦍋。盛乃生

二𦍋。

吾鄉呼爲雙頭。𦍋美之也。吾見潁州徐州雙𦍋。則非異事。而口北大羊亦未有一胎三𦍋者。

𦍋字

有二𦍋從其盛也。母羊尾岐出者。非岐出也。𦍋隨母後搖尾左右招之耳。𦍋字以兩點象掖形。𦍋字以兩點象𦍋形。亦象形之變例矣。

𦍋之岐出者可變爲𦍋。則𦍋之直下者亦可變爲𦍋。

鳥下云象形。是通體象形也。又云鳥之足似匕。從匕。誤也。鳥下不言從匕。是也。卽麀牝亦非從匕。能鹿毚亦非從匕。可推知也。

朋下云羣鳥從以萬數前漢宣帝紀二年詔曰鳳皇甘露  
降集京師羣鳥從以萬數許君蓋承用此語

佳部雁下云鳥也從佳從人厂聲讀若鴈大徐曰雁知時

鳥大夫以爲摯昏禮用之故從人鳥部鴈下云鵞也從鳥

人當兩言從厂聲大徐曰从人从厂二字誤多義無所取當从雁省

聲竊謂鼎臣兩說正顛倒矣繫傳校錄已有說今再說之

二字久不別白矣故許君特異其訓釋以區別之蓋謂摯

當用鴈故特說之曰鵞而莊子殺其不能鳴者亦卽鵞也

吾鄉於鵞之蒼翼者猶蒙鴈名矣聖人制禮不用難得之



物大夫本多親迎者尤多六禮須用五鴈帝都之內一歲而昏者萬人可云極少然五萬隨陽之雁豈可得哉竊意

鴈以行禮故其字從人雁則從鴈省聲○經義述聞曰爾

雅舒鴈

鈔案說文雁鳥也鴈鵠也然則爾雅蓋本作舒雁鵠似雁而不能飛故曰舒雁若鴈卽是鵠不得又

言舒

也鵠李巡注曰野曰鴈家曰鵠對文則鵠與鴈異散文

則鵠亦謂之鴈

鈔案李氏蓋不知寫爾雅者借鴈爲雁也抑或爾雅係後人改

方言鴈自

關而東謂之鴈鵠南楚之外謂之鵠齊策士三食不得厭

而君鵠鵠有餘食韓詩外傳及說苑尊賢篇竝作鴈鵠有

餘粟晏子春秋外篇亦曰君之鳧鴈食以菽粟

原注此鳧謂鴈也

漢書翟方進傳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堯典二  
生馬注云羔鴈封禪書郊祀志竝作二牲蓋羔與鴈皆常  
畜之物故謂之牲天官食醫鴈宜麥王制稻以鴈皆謂鴈  
也大宗伯大夫執鴈鄭注鴈取其順時往來鈎案士昏禮  
取其順陰陽往來則以爲鴻雁矣自春秋繁露以鴈爲鴻雁而說  
苑白虎通因之

茂堂說鴈字極有理然玉篇卽以鵠爲一字說文韻譜  
亦收鵠於三宜與專反內註曰作鵠非是書所用者李舟  
切韻也然則齊梁以前卽以鵠爲古鵠字矣

鵠鵠二字說玉篇皆用於鵠下云鵠扶云切鵠雀似鵠爲  
同上又鳥聚兒又飛兒後文又出駢字蓋後增前漢黃霸  
傳京兆尹張敞舍鵠雀飛集丞相府顏注此鵠字音芬本  
作鵠此通用耳鵠雀大而色青出羌中與說文鵠字說合  
廣韻十六怪鵠鵠雀也今說文掇誤當依此補之改之似鵠而青出羌中  
二十文鵠下引說文則是分爲兩字案介聲曷聲古音同  
部分聲則遠矣介分二字形似易訛顏注音芬本作鵠當  
作音芥本作鵠故云通用若聲不通豈得通用玉篇蓋亦  
誤合之也

里下云專小謹也從么省。𠂔財見也。𠂔亦聲。案許君說誤。

而其所以致誤之由則由於以爲𠂔專同字也。故曰專小

謹也者。專以釋𠂔。小謹以釋專。故玉篇曰小謹也。今作專

是爲善讀許書者也。知然者本部寔下云礙不行也。小徐

不行說礙也。它說類此者甚多。學者詳之。若混爲一句則不可通矣。段氏刪之。又不解么𠂔

而解所誤增之田象謹形。皆是不知而作。案么𠂔皆小意

小而𠂔之是謹小慎微之意。然闕中央未說。非如段氏云

云也。請以從𠂔之字證明之。𠂔有古文𠂔。𠂔除從𠂔聲。𠂔

聲之專。專六寸簿也。爲正義與𠂔同。及事壹皆引伸義。詔







卽𠂔亦有專壹之義。小徐曰爲𠂔者心專是也。詔

創

斷之古文

三字不論寔下云與牽同意則知牽從𠂔也由此

推之畜亦從𠂔也淮南子當作𠂔田爲畜謂𠂔而繫之田中也此皆從古文𠂔者也𠂔下云揉屈也從𠂔此從𠂔引伸之義𠂔者如𠂔馬之鼻乃制伏之意也制伏則屈服矣故揉屈之字從之而𠂔字卽從𠂔聲非徒聲也此如甘部𠂔本作𠂔依小餘說而改之從𠂔𠂔調也案𠂔無調義取𠂔所從之𠂔爲意則𠂔亦取𠂔所從之𠂔爲意與寔之礙不行同意也故其古文𠂔從𠂔九聲矣此皆從古文𠂔者也由此斷之寔下云𠂔者如𠂔馬之鼻乃𠂔之正義其字形則全體指

事非如許說之會意兼聲也。今之牽牛及橐佗鼻者，穿鼻爲孔，以大頭木貫之而繫之以繩，以象木之大頭也。曰乃牛鼻，口則繩也。其曲而上者，猶牽連之口曲而下也。第橫曳字而觀之，得其狀矣。曳從古文而增一畫者，所貫乃鼻中央分隔兩孔之肉，不貫鼻之兩旁也。古文簡質篆文從而加詳。若夫曳及補篆篇之則皆屬變體如之亦作也。夫曳之者，恐其風逸也。故小謹之義因之，專壹之義亦因之。曳之則有所繫屬，加惠於人亦其心繫屬於是人也。故惠從之。

漢書游俠傳：一旦車礙師古曰：曳，縣也。音上絹反。或以曳。

言之來也 卷一 二  
爲寔或音衛皆失之案孟堅車礙連用是複語知車之義  
爲礙卽知寔之訓礙原從車之本義顏注所云或以車爲  
寔者此人據寔訓○積古齋鬲攸从鼎車八口釋爲惠公  
礙故改爲寔也

號叔大林鐘車中釋爲惠叔以字言之車卽是車而車  
非謚當爲惠之省又東門尊車字釋爲車

元字之在經文者祇天元而地黃一義許君於字形不能  
得此意乃以後世幽深元遠之義冠之而其解字形也第  
曰象幽而入覆之作仿佛之詞蓋幽從幺幺從二幺展轉  
以通其義甚迂曲也又不直言從入從幺其亦不安於心  
矣古義失傳當從蓋闕自從入合  
二亦似此

𠂔下云從半𠂔是也。𠂔下云象形。骨下云從𠂔有肉則非也。以物理言之。先有骨而後𠂔生焉。以事實言之。經祇有大辟。知𠂔爲後世之刑。則骨字之作在前。𠂔字之作在後。骨無緣從𠂔也。竊謂骨字以會意定象形。而𠂔𠂔二字以遞省會意。試以骨字大概觀之。頭臂腹股皆具。全骨形也。特骨形不能殫象。𠂔爲一節之骨。象其節節相續。而中有筋連之。易爲象形。骨字通指全體。故不能一一象之。故從肉會志。骨在肉中也。𠂔下云頭隆骨也。其說雖未備。然亦當注于骨下。不當注于𠂔下也。𠂔字當云從骨省骨而去其肉。是𠂔意也。既𠂔則第存骨矣。骨而又剝



殘之故。𠂔又從𠂔省也。許說失其先後之序矣。且𠂔爲極刑窮凶極惡乃加之骨爲大體。聖賢君相皆有之。骨而從𠂔至不祥也。如謂骨隱肉中。非𠂔不見則見垣一方良醫。尙爾況于聖人。且豈可謂比干剖心乃作心字。宏演納肝乃作肝字乎。

殄之古文𠂔。蓋從到人以會靡有子遺之意。案𠂔到之卽𠂔也。𠂔亦從到人者以𠂔字反之而後到之也。古不甚論反正。故𠂔從反人而部中𠂔𠂔卓三字直取人義。

臄下云臂羊矢也。繫傳曰。蓋骨形象羊矢。因名之也。鈕氏

樹玉曰少儀釋文史記龜策傳徐廣注引皆作臂羊矢也  
設如段氏言嚴人物之辨則不當更稱臂矣凌氏廷堪曰  
禮之通例載俎之骨共廿一體牛羊豕臠及鄉飲燕射之  
狗皆然前體肱骨三曰肩曰臂曰臠爲骨之最尊故升賓  
主人與大夫之俎筠案段氏不知臂臠爲二故作曲說也  
玉篇不收臠字而腠在臂下肘上正當臠字之次云奴到  
切臂節也節正羊矢之謂廣韻同以腠爲臠者猶儒譌便  
也九章算術音義鼈臠那到切臂節也或作腠非是

允下云從八象其長也案八者別也無由得長義蓋如示

字所從之八直象兩手抱子形耳。古文從父亦可徵矣。  
胝睡一義猶之鴟雖一物。蓋古人言語如此。如蟲名蛾羅  
蒿亦名莪蘿。蓋既取氏聲字爲名。卽再取疊韻之垂聲字  
爲名。第加之偏旁以別其爲足爲鳥也。既取我聲字爲名。  
卽再取疊韻之羅聲字爲名。第加之偏旁以別其爲蟲爲  
艸也。而許以蛾羅爲螳郭以蛾羅爲蠶蛾。且同字不必有  
別也。

脂下云牛羊曰肥豕曰臙。蓋據左桓六年傳牲牷肥臙立  
說。然似誤。彼與棗盛豐備爲儷語。肥豐一義。謂其盛也。臙

備一義謂其多也下文以不疾瘕蠡申肥以備膾咸有申  
膾此其明證且曰備曰咸則牛羊皆在其中豈可各立主  
名乎杜元凱注膾亦肥也襲曲禮鄭注然鄭不誤杜則誤  
者左氏統言之曲禮主豚而言也而鄭君解膾不解肥似  
亦小誤肥字當作脂膏解本文二十一一句皆下字是本物  
上字是美偶如柔毛毛卽羊毛肥則柔也翰音音卽雞聲  
肥則翰也而玉曰嘉玉幣曰量幣尤其明徵矣鄭注其辭  
說文其豆莖也此蓋借以偶梁莖耳若惟豕豚一物既分  
是語助卽不得與豕曰薌合爲儷語言之卽當有別豕曰剛鬣矣豚是小豕小者當長養之時

易於廓落而無實故以充滿脂膏爲言也鄭注脂亦肥也春秋傳作脂夫既別禮于左則字體必異經義述聞曰經當作豚曰豚肥注當作豚亦肥也方言郭注脂亦作豚音突筠由此知釋文云脂本亦作豚豚亦豚之譌乃後人據已誤之經注改不誤之釋文也又案肥字有兩義牛羊曰肥與腴腹下肥也同皆謂肥大也於蟹下云垂腴也徵之至若膏肥也肪肥也脰腸閒肥也皆名目也乃脂膏肪肥四字說文不類聚者膏肪似是指人言以上下文皆人身體名也脂指獸言上下皆畜肉字且明言戴角無角矣然

云無角者膏則膏亦兼人畜也此三字之次序玉篇略與  
說文同惟肥字說文在部末玉篇在肖下皆不可解若夫  
肥字從月者庖人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牂臠膳膏臊秋  
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鱣羽膳膏羶鄭注此八物者得四時  
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  
是知割亨各異其煎和所以節制之此肥所以從月也大  
徐曰肉不可過多故從月夫瘠不能使之肥猶肥不能使  
之瘠也鼎臣將何以月之得不謂之迂謬乎

肱臠二文下皆曰牛百葉也如果一物二名則臠下當云

肱也。此說文通例也。案牛羊皆有百葉。或二牛字有一爲羊之譌。乃廣韻肱一收。臄兩收。皆同說文。玉篇肱同說文。脾祇有鳥臄。臄一義。周禮醢人職脾析。鄭注引鄭司農云。牛百葉也。無一言羊者。然爾雅臄屬牛曰臄。羊曰齟。旣別其名。而惟其臄也。是以有百葉不當別其名乎。牛羊食艸入胃。復吐而嚼之。再咽則由胃而入百葉。百葉生胃之後。短腸連之。其外光滑。其內遍生肉刺。纖如鍼。比如櫛。其狀摺疊如梵夾。故以百葉名。至今沿之不改也。其糞由是而下。或卽以百葉爲胃之別名。亦誣也。胃大於百葉。內亦有

刺但差疏闊耳。段氏疏於物情。故時有謬說。說解又曰。一曰鳥臍脰。玉篇以臍脰爲鳥胃。是也。今有此語。音小變耳。此雖於齟屬無涉。而鵝固齟屬也。鵝及麋鹿之胃。皆所未見。橐佗亦齟屬。爾雅無之。蓋漢時乃入中國。嚴鐵橋据五經文字。謂脰爲後人補入。

筋下云。肉之力也。從力從肉。此緣力下云筋也。故立文如此。其從肉之故。已在肉之力也。句中而筋在肉中。肉非筋之正訓。故在從力下。而下文又解從竹之故。小徐本從力肉竹。已失其義。物之多筋者之下。又有從力象筋也。則校



者遂力下說於此也。段氏作從肉力，不分主從，不潛心也。刀部則字詳揣其義，似卽今之法馬。吾鄉諺語謂法度爲規則，似係則之本義也。宋書宗室傳：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

剗下云刺也。剗下云判也。內則剗之，剗之注判剗。博異語也。案鄭君合二字爲一義，許君分爲二義，是也。剗之者殺之也。易士剗羊，無血可證剗之者出其藏府也。易剗木爲舟，可證故內則下文云實棗於其腹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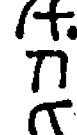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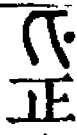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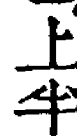



刃字以會意定象形。許君收於刃部，非也。當入刀部左右。

兩一則傷痕也以兩一記於刀之中央者刀刺肉中乃有刃也兩一既爲傷痕何以闊於刀此物之情也木石無血氣以刀斫之痕如所斫而止人畜有血氣傷之小者不痛則刃如所傷傷之大者則血氣憤興少頃必溢於所傷矣故傷痕闊於刀也若謂從刃從一則是有刃一面不見傷痕而無刃一面獨見傷痕乎亦非物之情也

耕下云一曰古者井田案此語不了段氏依韻會增故從井句文義少完竊謂此掎𤑔篆而說故存也玉篇田部𤑔下云古文耕字或所据者爲說文完本乎

鰓下云角中骨也段氏据骼下云骨肉定其殊別是也而謂當作角中肉也則又不識物情鰓者牛羊之角外骨冒內骨雖相附麗而不能合一其內骨名曰鰓鰓不堪作器茂堂在京師獨不見東河沿以之砌牆鰓之本纍纍外向乎骼則中外如一渾合無閒麋鹿之屬皆然

玉篇無鰓字不應說文收之考工記角之中恆當弓之畏注故書畏作威杜子春曰威謂弓淵鄭君謂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記又曰長其畏疏曰隈謂柎之上下案其說與角曲中之意相當然則增此字者欲考工之畏有專字也

衡之古文玉篇作與是也肉角之古文也石鼓作  
古蓋作向者變而向左耳旨之古文從干甘吾意  
其從譌而爲分左右以向左之變爲向右之  
正與角同因之古籀文上半之亦是鳥形  
亦是向右而變爲之向左蓋本作其斷之也取其  
易於書寫耳

博古圖字其卓所  
從之亦變而向左

戴下云屠戴蓋狀角聲以其聲屠戴故謂之戴耳非兩字  
爲名也今之喇叭其音亦如屠

竹下云冬生艸也猶云松柏後凋耳竹於春秋皆生筍段

氏謂竹胎生於冬。豈據冬筍爲言邪。不知冬筍與雷丸一類。不能出地成竹。至春則腐於地中矣。此乃南方之物。何以不知。○說又云。象形下垂者。筍。筍也。說誤。今人畫竹口訣曰。个个个个个。破蓋竹葉異於他物。其形左右紛披。故以个字寫之。篆文象在上之葉。非象苞筍之筍。筍也。初生時。筍抱筍。無所謂下垂。稍長。筍墮於地。更不能長垂於節間也。○竹下說解。已筍。筍連文矣。則是兩字爲名。而其序字也。筍以筍訓。而筍又訓以竹皮。又似一物兩名也。玉篇筍字。最在後。註曰。竹大葉。似顧氏遺之。孫強輩所補。

段氏以節爲今之簿字於義自合而其實不然專下云六寸簿也段氏以爲卽簿字是也籍下云簿書也以今字說古義必不列之篆文而改其形矣曹全碑悉以薄官謂簿領而歸之公也八分艸竹不分後人欲其有別故從竹

籍籍二字可疑案玉篇籍字次第約略與說文相當訓曰

飯帚也後隔百數十字乃出籍字引說文廣韻虞模二部

韻會七虞無籍字

集韻十虞雙難切內收之引說文

而五肴籍字下亦曰

飯帚且說文兩字下皆曰受五升殊可疑也似說文本祇一字別本譌卅爲米而說解亦小有改易校者集錄一處

也。今當仍合爲一。其字作箛。說解曰：飯箛也。受五升。從竹。捐聲。秦謂箛曰箛。陳留謂飯帚曰箛。宋魏謂箸箛爲箛。而音釋則用所交切。蓋稍捐二字。雖說文皆收。而卽玉篇廣韻揣之。知其當從捐。飯箛飯器。說本相似。而以箛下箛也。推之。小徐作箛也。亦足徵其爲一字。知其當作箛。至秦謂箛以下三句。則別異名也。知其當相屬。若夫所交切。則以稍所教切。捐所交切定之。凡從肖聲者。不得入虞模部也。

箛下云：箛也。蓋卽篇下云：關西謂箛曰篇之箛。故字繼箛之後。段氏引廣雅箛擊也。欲與上文箛箛同義。然此當是

標榜非榜筆也。

說文闕笑字。大徐依李監而作笑。段氏依唐韻而作笑。此

段氏注言之。其實汲古本作从大。汪刻小。徐本作天。其言不謬。吾皆不信。不暇辨也。恐替非也。竊謂

當作笑。漢書薛宣谷永傳皆作笑。班氏多用古文。似爲可

據。蓋指事兼會意諧聲字也。八象眉目悅兒。諺所謂眉開

眼笑也。天者屈也。笑時肩背低卬之狀也。一切經音義引

字林云。笑喜也。字從竹從犬。犬聲。夫笑無緣從犬而終風


與氓笑與悼勞朝暴爲韻。則犬聲亦不合。可知是從天天

聲之譌矣。女部媼下云。一曰女子笑兒。其字亦從天也。說



文校議說文拈字皆謂卽艸部芙字是依艸附木之見也  
芙乃艸名字林不得有從天之說旣云從天卽不得於芙  
字下增一曰喜也句矣至八之所以譌爲竹者箕之古文  
𦰩玉篇作𦰩此其確證也古文𦰩說文長箋譌作𦰩皮之  
古文𦰩從𦰩良之古文𦰩不知所從玉篇作𦰩𦰩此旁證  
也又隸釋三政碑作𦰩玉篇亦有𦰩字集韻以𦰩爲古文  
以𦰩爲𦰩之省竊謂𦰩乃累增之俗字也然證知本字作  
𦰩矣

段氏增箇之重文𦰩謬也所自作注又無一不謬請一

辨之。丩之形與巾篆不異。丁篆作个。卽是避巾篆而然。鐘鼎文作。卽引而長之。亦不當斷。今斷之。故知爲避也。不應个字獨不避。此篆文之謬也。其注之謬。則據六書故謬一。戴侗安見唐本說文。蓋李少溫妄改之本也。據釋名。謬二。史記貨殖傳。索隱出竹干。今史記作竿。萬个而說之曰。釋名云。竹曰箇。木曰枚。方言曰。箇枚也。儀禮禮記字爲个。又功臣表。楊僅入竹三萬箇。箇个古今字也。小司馬所謂古今字。蓋以說文收箇爲古字。寫經者作个爲今字。而段氏改所引釋名作竹曰个。以成其私誣也。據左氏一个行李。謬

三似無此語也。據月令左介右介。謬四。戴記呂覽淮南注疏釋文無不作个者。據支下云從手持半竹。謬五。如箇有重文个。則个亦竹枚也。云從手持个可矣。而云持半竹也。非如夕之從月半見。片之從半木。出諸本篆下。則可通出之。它字下。則不可通也。案个直是介之譌字。而其所以譌者。則以介个雙聲。其聲既不難。遂易。依个之從人從八而變爲隸。則爲介。依个之形而變爲隸。則爲个。其形尤不難。遂易也。秦誓一介臣。大學引作个。此其確證。吳語一介嫡男。一介嫡女。韋氏注。一介一人。方言曰。介特也。故謂之一

介左昭三年傳又弱一个焉與之同意孟子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趙注曰一介草孫疏曰一草介知介者丰也是同聲借用之字也儀禮注个猶枚也與吳語一介同意且有單言介而其義卽是一个者左哀十四年傳逢澤有介麋焉疏引方言畜無耦曰介劉炫以爲一麋是也月令左个右个鄭注以偏釋之高注淮南呂覽則以隔釋之竊謂个猶三閒五架之閒个與閒介皆雙聲屋宇不可言一枚知左右个卽左右介但不可如段氏直謂月令作左介右介且不可忽謂介个通用則云月令左介右介

忽謂各分其半。則又云左个右个。經文不可信口雌黃也。

今見經義述聞已駁段說。視此加詳。

次弟之弟。玉篇已作第。知第字之來已久。然弟下明云次

弟。則說文無第可知。

敘下云次弟也。且下云重次弟物也。

且玉篇先出弟。弟

而後出第字。說之曰。今爲第。則是第字之作。雖在顧氏之

前。而其時未久。故曰今也。其竹部又出第字。則孫強輩忘

其已收弟部而增之也。況篆本上下牽連。楷乃斷其上爲

以。今變爲竹。極爲鹵莽。與矣變笑相似也。廣韻第下云說

文本作弟。韋東之次弟也。則唐本說文無第可知。毛詩孔

疏引說文第次也卽弟下說韋束之次第也但省其文耳  
又曰字從竹弔弔非字不過分而爲二以明字體如此耳  
茂堂過聽乃增此文於竹部之末其說曰从竹弟猶可也  
有從艸從弟之第字爲例也乃其篆作第則是從竹弔矣  
謬有甚於仲達者○考古圖漢器銘作第從艸從弟省惟  
熏爐銘尙作弟則漢時尙無第字可知

箕下云下其丌也繫傳曰丌其下也蓋疑爲傳寫誤倒欲  
乙轉之也不知丌下云薦物之丌則此云下其丌也猶云  
下其薦也而已故箕下亦云下其丌也不可乙轉也

典下云莊都說典大冊也此說若第說字義則上文所說足以包之而必別爲一說者恐是兼說字形也莊都蓋謂典作𠩺𠩺從籀文大介與丌相似故許君采之

段氏遂擧於巽下又刪去蘇困切若以爲重文者然

其記數也

仍曰文七重三又非也卽觀其說曰巽也從丌從顛說文不以爲重文何也

於巽部重文有此文法而同部重文無此文法也且謂孔子作巽則尤不然孔子彖傳未有以卦名屬詞者惟健而巽巽而說行巽而動巽而順巽乎水而上水以木巽火巽而耳目聰明止而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說而巽皆不改

易其字是凡有巽之卦皆以巽卦之名與它卦之德比類爲言殊非屬詞之體可見卦名本用𪔐而巽則𪔐之德也兌下云說也亦以卦德說卦名與𪔐巽也同似卦名之字惟此二字爲特製但乾健坤順不過疊韻雙聲尙難改易而𪔐巽則其音正同故寫者比而同之非孔子時卽然也是以許說曰𪔐巽也以𪔐爲卦名以巽爲卦德正合孔子屬詞之體鼎下云易卦巽木於下者爲鼎蓋巽入也入木於鼎下也其字亦作巽不作𪔐五經無雙非浪得此名也且加一語曰此易𪔐卦爲長女爲風者可知許君所見尙有不誤之本故的指之以詔後來苟



是時無一本作𨔵許君能杜撰乎蓋恐此易𨔵卦一語不了故加爲長女爲風者以定之因它處言𨔵者不如此文尤明確也豈謂此處獨存此字乎

釋文不言說文作𨔵亦疏

左部下大徐曰今俗別作佐案今之左右說文作𠂔又今之佐佑說文作左右大徐之說豈不謂然顧本部差字所從之左正如今義小徐曰左於事是不當值也是也古人尙右故左襄十年傳云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而左遷左計左道後世沿之也若差所從之左仍作左助解豈差忒義乎石鼓文已用左右爲𠂔又許君務爲分

別讀者不必拘墟也。古文𠂔從𠂔從𠂔其從𠂔當如許君意其從二也。或二三其德意乎。然竊疑直是從𠂔兩𠂔相疊不便書寫故變下𠂔爲二如石鼓之重文作二也不然說文多從𠂔之字何所自來乎。有從二又之𠂔獨不可有從二𠂔之𠂔乎。○又案從右之字盍但聲無義祐助也說雖第二云右聲然右亦助也是用本義也。若下云從艸右右手也則如今義矣。𠂔下云夷羊百斤左右爲𠂔左右猶言上下約計之詞也是知說文未嘗不以左右爲𠂔又也。𠂔下云從𠂔𠂔爲下𠂔非聲非意。段氏疑當作𠂔省聲余

之初見亦與閭合既而思之凡言某省者率因義近而知爲省或據不省之古籍文而定爲省亦有其字筆畫太多而率意省之者𠂔之一占地無多何取乎省而𠂔爲背呂之名𦵏乃謬戾之義𦵏戾與𠂔謬近而背呂則不近然今之乖字則反由𠂔而變不由𦵏而變何也字書有俗乖字作𠂔案𠂔正初變之形𠂔變爲𠂔昔字亦然乖則變𠂔爲𠂔北又遙在下之一於上耳豈𠂔乖音同古人本亦通借邪何𠂔之形與差近而𦵏之義與差近邪抑𠂔本象形卽少省之亦仍可象形遂用以爲聲邪

覲下云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再以巫下云女能事無形徵之知非互譌矣玉篇巫下云男降神爲巫女爲覲再以覲下云女巫也徵之又知非互譌矣然毛詩陳譜正義引楚語與說文同









甘下云從口含一一道也是以爲會意字也竊恐是以會意定指事字口是意一則所含之物也物則當屬形而曰指事者甘乃味也味無形故屬事不定爲何物故以一指之甘爲人所嗜故含之口中咀味之也卽如毒藥螫於口必速咽之故曰仰藥豈能含而咀之乎○甘訓美者何統

五味而言之也。萬物生於土，故五味之致精者皆甘五臭之致精者皆香。今以茱萸葱蒜之類彙集而擣之，卽轉而甘矣。是其驗也。酸苦鹹之類少，未有所試。辛物所以多者，金屬秋，成熟之候也。

曰下云乙聲，亦象口气出也。段氏刪乙聲是也。改亦爲乚，非也。非字者例不出，曰當是以會意定指事字。其從口與牟，牟從牛羊同意。乚亦與乚同例。且旣云諧聲，又云象

气騎牆之見，吾誰遣從。皇侃論語義疏引說文開口吐舌，謂之爲曰。與乙力於土爲地文義同。似此二句亦出緯書，而誤謂之說文。道光己亥，余授一徒，名曰觀祐。

年八歲亦以曰字爲開口吐舌許君乃作此孩童之見乎所云吐舌亦謂乚也知後人各出私智憑臆改竄許君原文不知存者幾何矣如可禱壁虛造也則吾亦有說焉曰部後爲乃部部中從乃者皆作乚乃者曳詞之難也則謂曰字從乃以見無易由言之意將得謂之不通乎

曰從口口之古文必作乃足象形曰字以𠂔𠂔二字推之當作發言時氣由中出不由旁出也小篆整齊之耳不足致疑惟字吾甚疑之之象氣出從曰又象氣出則當旋轉其不當旋轉其口角也且吾意直當作何也篆文運筆之法象形字不論左右向左者多向右者少若指

事則大都右轉如牟不作半曰不作巳是也竊嘗思之天道尙左日星西行地道尙右江河東下故〇〇〇〇天氣也則左旋矣〇〇〇〇淵水也則右轉矣人稟天氣受地形而究屬親下故從地道卽如磴也碾也右轉乃行猶曰人工使然也轆禾之碌礪牛馬曳之苟使左旋則不能成步猶曰習慣致然也至於囤積之籩條旣無性情又無牽制然右轉之則愈高而愈闊左旋之則愈高而愈狹也卽露積之苦蓋亦以右轉爲順左旋爲逆也其情如此其理可想矣玉篇作巳雖亦是左旋猶勝黏連於口角也

兮下云象氣越亏也乎下云象氣上越揚之形也詩之用此兩字也同許君之說之也意亦同而詞不同者於其音別之也越爲發越是其意同而於兮曰亏於乎曰上曰揚者試言兮及亏則口氣向下出試言乎則口氣向上出故亏下亦曰舒曰平不曰上字聲之中有形段氏謂越亏皆揚也失音理。

于下云於也許意與爾雅同與毛傳異爾雅釋詁粵于爰

曰也

郭注先釋爰而後釋粵則本文當作爰粵于曰也與下二句次序同惟以越代粵人遂忽之

爰粵

于也爰粵于那都繇於也郭注於乎乃以乎釋於猶上文



云辭辭以辭釋絲疏引於乎不顯是謂郭注於乎連文非也。大禹謨禹曰於是也。郭又云皆語之韻絕則是于於皆可用爲句絕也。若毛公之于於也則與今義略同。與許君大異。詩自葛覃有于字而直至采芣乃釋爲於知非于字概釋爲於也。采芣傳之于於在芣蒿之下是特釋于沼于汜之于故鄭箋補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燕燕傳之于於在釋遠送之下是不釋于飛于歸。桃夭傳于往也兩于字也。鄭君承此師法故擊鼓于以求之于林之下箋首言于於也。尙不定爲某于字又申之曰當於山林之下是不釋于以

之于也。谷風比予于毒。箋之于於。同此。君子于役。箋則以  
往釋之。與采蘋同矣。由此觀之。于飛之于。祇如今義作牽  
連字。不須釋也。于以于歸之于。釋爲往。不釋爲於也。惟于  
沼于沚。于野于林。爲有著之詞。乃釋爲於也。然皆用之句  
中。未嘗用爲韻絕。惟呂刑王曰吁。釋文引馬融本作于。墨  
子尙賢篇引作於。此由邵氏爾雅正義引之。當檢原書。乃用爲韻絕者矣。經  
義述聞引呂氏春秋審應覽。然則先生聖于。高注于乎也。  
莊子人閒世篇。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釋文乎。崔本作于。  
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釋文乎。本又作于。王懷祖

先生曰平本字也于借字也筠案此則于字亦用爲韻絕矣此爾雅義也卽許君義也然吾意于當爲吁之古文詩皆連嗟言之于嗟麟兮傳以爲嘆詞于嗟乎騶虞傳以爲美之于嗟闊兮傳以吁嗟釋之此三詩蓋皆用本義非省借也烏部引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古文作於故大禹謨之禹曰於僞孔傳以嘆釋之也

旨之古文𠂔從干甘太奢闊矣字形誤也當從人甘猶仁之古文𠂔從干心亦當作人心也旨從匕匕爲反人古文從正人耳原其所以變爲干者如大黃布之文或讀爲大

黃布刀或讀爲大布橫干以其文作𠂔故可刀干異釋也  
古文多加𠂔飾不可以六書繩之者此亦當然○若以爲  
形聲字邪干字從人得聲則𠂔從干聲自諧而𠂔從干則  
聲不諧故億𠂔𠂔𠂔皆係會意字因念𠂔之古文𠂔蓋仍從  
二又第有重竝之異耳加兩畫者殆亦取字形茂美猶之  
𠂔𠂔也吾曩以爲兩寸字殆不然也

鼓下云郭也小徐段氏說之皆不了郭包城外此則第取其  
匡圍之象也鼓以木爲腔上下冒以皮其中空洞無物  
故謂之郭

經義述聞曰說文磬乃磬字之誤玉篇亦誤作磬後人又

加磬字

筠案在後收字中是以知之

音七盍切而不知磬卽磬之誤也

廣韻有磬無磬是其證矣又曰磬從去聲而音土盍切屈

上文言釋山左右有岸屈屈爲屈之譌

屈從去聲而音口荅切其義同也筠

案玉篇磬下云或作磬然磬下云鼓無聲與鼓意正相反

已爲本部結尾矣而又以磬之訓鼓聲聲者繼其下殊乖

全書之例案上文磬土郎切磬徒合切兩字雙聲而相繼

出之磬磬當是連語磬磬亦雙聲吾恐卽是一字卽作磬

亦未必是古字也

豈下云一曰欲也登也案欲也似卽見部覲字之義登似卽于豆于登之登故小徐從俗作登蓋許君以字從豆故取登也之說若凱旋之樂於豆無涉也

𡗗下云𡗗也段氏所改固得其義然說解中以今字說古字亦時有之玉篇气部𡗗下云危也切磨也𡗗下亦云危也皆庶幾之意切磨也者刀部𠂔下云刀不利於瓦石上𠂔之蓋𠂔𡗗通也廣韻引訖事之樂不引𡗗也句字從豈豈以樂爲正義則𡗗之義不當冠於首將無後人以𡗗𡗗同從幾率加此說乎

登下云豆飴也。今所謂豆沙也。段氏所引方言郭注是所自作之說。非玉篇又有豌字。似卽登字而遙其部位。又加山也。豌豆爲豆沙甘美。以豇豆作之者不及也。玉篇登於物於目二切。豌於丸切。

豆字說解之從口。蓋後人誤增。此字通體象形。一象所盛之物。古文豆。物在豆腹之內。此遙於上者。猶豆之一象血形矣。若謂一是冪巾。則巾必下垂。今不作冪。知不然也。口其腹也。止則柄與底也。豆相連爲體。不可割裂。若云從口。卽從口。亦不合。則何不云從一邪。

虎下云從虍虎足象人足象形案上二句謂其從虍從人也下一句又謂其通體皆象虎蹲踞之形也下一說爲是特列虎部於虍部後不得不曰從虍既曰從虍則下半不得<sub>不</sub>謂之人字而虎與人絕遠乃遷就其說曰足象人足夫虎之足與家所畜貓正同與人何嘗似哉古文𧇑似從鹿將無再遷就之曰足似鹿乎釋山碑作𧇑兩見上下相連蓋是且此字卽由古文𧇑而省之變之也𧇑蓋象其毛小篆省之而又變爲𧇑不可分爲兩體說之又古文𧇑似仍卽𧇑字寫者譌𧇑爲𧇑左𧇑譌𧇑右𧇑譌𧇑遂分



爲兩字校者竝錄之故玉篇祇收古文虬知其第見譌本

也

兕下云古文從儿與虎從儿同誤

虎部序字頗失次當依玉篇而小遂易之乃合以虎彪𧇊  
𧇊𧇊繼虎之後皆虎名也再以彪𧇊𧇊𧇊繼之上三字  
虎兒下三字虎鳴也再以𧇊繼之而𧇊義去虎遠以爲  
殿焉特玉篇無𧇊字或傳寫失之𧇊字則當刪

𧇊部贊下云分別也從𧇊對爭貝據此說則當入貝部矣  
𧇊而爭貝無是事也苟以貝爲主義以𧇊爲比象之義謂  
人之爭貝如𧇊之猛則與分別之說尙有關會否則依玉

篇用爾雅贊有力乃合部義而從貝則難解蓋此字義疑許君亦聊且說之不謂其必然也

五篇去魚切之凵或卽囙之古文也囙固凵之籀文矣雖凵口弇上似不同者然既爲飯器弇上則不適用所以不作凵而作凵者必後人改之以與二篇口犯切之凵相避不知凵當作凵乃足象𡵓肩形也說文韻譜囙字下以楷書凵字照之囙字下以楷書曲字照之蓋是也小戎以驅與曲爲韻凵與驅音相近說文囙爲部首說曰象器曲受物之形或說曲蠶薄也古文作凵部中囙字說曰𡵓曲也

詳部首及此說解是玉篇曲爲部首古文作𠂔注云枉也

𠂔𠂔二字皆變爲曲章也不直也部中收𠂔字注云蠶薄也或作𠂔案其字形

字義曲下之枉也不直也與說文𠂔下之𠂔曲正合𠂔下

之蠶薄與說文𠂔下說又合然說文古文𠂔自在𠂔下不

在𠂔下也廣韻曲下云委曲引說文作𠂔象器曲受物之

形而以蠶薄之說專屬之曲字說文艸部𠂔蠶薄也

玉篇作𠂔

從竹蓋誤

案委曲卽𠂔曲是以說文兩義合併於一字下蓋因

兩字同變一形也廣韻邱玉切內又有匡字注云匡匣也

其義固與𠂔異而從匚從玉形殊相近或是𠂔變爲匡又

改從小篆匚也。○以字形言之。說文之𠔁。玉篇同。說文之  
𠔁。玉篇變爲曲。𠔁從𠔁。玉聲。以𠔁領部。而以𠔁屬之。其理  
順。以曲領部。而以𠔁屬之。其理不順。以字義論之。𠔁者器  
也。其字象形。𠔁則不象器形。而與矩形之一股一句正同。  
卽與𠔁曲之義正合。或𠔁本係𠔁之古文。而誤遂𠔁下邪。  
𠔁取𠔁曲爲義。則  
是全體指事字也。

盍字隸血部。誤也。何取於血。而以大覆之乎。盍當爲蓋之  
古文。當入皿部。說文每訓大爲覆。然則盍字乃器中有物  
形也。下有皿以承之。上有大以覆之。其中之一。則所盛之

物也。檀弓：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然則蓋行乎？鄭注：蓋皆當爲盭。孟子：蓋亦反其本矣。則盭反其本矣。兩語同意而一用蓋一用盭，足徵其爲一字。乃許君收盭於血部，鄭君又別蓋盭爲兩字。二君時代相亞，蓋是時分用久矣。似借盭爲曷。訓曰：何不始加艸以別之？久假不歸，惟許君猶能訓盭爲覆耳。

丹之古文形從井者，豈部首說解所云采丹井者邪？惟畫續毛髮之字乃從彡，或古文不拘邪，抑何與下文彤篆甚相似邪？

青下云東方色也木生火從生丹許君以丹青二物迴異  
遂以青字爲會意顧不言本物而言其所生且以木青火  
丹之色而加諸丹青之石甚迂曲也丹下云巴越之赤石  
而青下不云石而云東方色豫爲道地也李斯諫逐客書  
西蜀丹青不爲采青自是石名大荒西經有白丹青丹是  
青卽丹之類字蓋從丹生聲也葵下云可以染留萸蒐下  
云可以染絳槐下云黃木可染者鈕氏謂槐爲  
槐之譌是也赭下云赤  
土也不言其染物石部字皆不言染物然則古人染物取  
諸草木故石黃石綠之類以兩字爲名知古人不用故未

嘗命之名也。然則石爲古人所用以染者。惟丹青二物。故曰學之染人。甚于丹青也。青字從丹。以其皆爲石。也不論其色之異。生則聲也。如今之簋器青花。所用以畫之物。名曰朱。亦此理矣。○如欲五方之色相儷也。則聲色臭味皆有五方。而腥羶香焦朽酸苦甘辛鹹皆不分屬。依說文論之。則焦朽皆借字也。況五音之宮商角徵羽。無一非借字。則五色偶用一借字。亦其宜矣。

青下云東方色也。白下云西方色也。赤下云南方色也。黑下云北方色也。不言北方色者。青以木生。火說之。白以

二陰數說之。赤從火，不待說矣。黑從炎，與北方水行不叶，故別爲說也。黃下云：地之色也。不曰中央色也者，中央本是土，而其字亦從田也。由此推之，許君說字義字形必相附屬，其或小有拘執，讀者當變而通之。然不知許君意者，妄爲增改，亦由此矣。

韓康伯注：易曰：黑，北方色也。惟其但解字義，不拘字形，是以如此。

食下云：一米也。案大雅：泂，酌孔疏。爾雅：釋言，邢疏皆引說文曰：饋，一蒸米也。餽，飯氣流也。

今本流作蒸，案餽流同音，相訓與例合而不甚明了。

吾鄉於已熟之物，將食而再烝之，謂之餽。釋文亦引字書：餼，又作饋。字書云：一蒸米也。鈔案謂饋一蒸米也，出說文。蓋孔氏誤而此文一



言二利 卷一 三  
米也不可解恐說文食下說本作一蒸米也蓋謂一蒸之而熟不使太過爛如糜也。

饗下云熟食也謂孰其食也周官內饗外饗固掌割亨煎和之事矣如謂已孰可食則有母之尸饗其詞不順。

舖下云日加申時食也玉篇同申部云吏以舖時聽事申且政也亦與此說比附丑部云時加丑亦舉手時也越絕書時加南方云日加云時加詞正相類廣韻以下沿襲俗語遂刪之矣因憶日知錄謂古分一日爲十五時不分十二時然史記厯書雖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丑此非言

十二時者乎。又案雞三號寅也是十二時以寅爲首也。爾雅之言歲名也。首言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末言在丑曰赤奮若。是十有二歲以寅爲首也。其云正月爲陬必爲寅月。可推知也。甲辰起於甲寅。黃帝之六十一年也。是始有干支之歲。卽以寅爲首也。孔子曰行夏之時。乃行自古之常道。且年月日時皆以寅起。不第正月建寅也。言夏者。尙書載堯以來。唐虞禪讓不改制。夏時卽唐虞之時。故言夏以要其終也。司馬子長當漢武時。猶以寅爲首。稱而說文則始子終亥。又匠人鄭注。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也。陳琳檄

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顧亭林曰：時有十二而獨稱子，猶之干支有六十而但言甲子也。筠案：是時十二支以子爲首，故以子統之。許君、鄭君與陳琳時代相近，皆首言子，知自後漢起矣。

吾鄉餽時謂之飯時，午飯謂之饌飯，皆與說文同詞。

○釋天疏引

漢書律曆志云：迺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二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孟康曰：言復得者，上元泰初時亦是闕逢之歲。歲在甲曰闕逢，在寅曰攝提格。此謂甲寅之歲也。筠按：孟堅必言甲寅，足知歲以甲寅爲首。言曆元者，當以甲寅爲首矣。乃後世言曆元者，

以爲上古七曜齊元年月日時皆會甲子是並不知漢事何況上古宜乎各家所推皆不合也。

△下云三合也從入一象三合之形案從入一勾橫互其中上下文理不貫恐後人加之蓋從入一則是會意象三合之形則又是指事騎牆之見也且會合皆從△入一豈有會合意乎又案大徐云非從入一故其本從△之字皆作△小徐本則作△從入一也然則篆文傳寫多由後學以意見變之其有不可解者蓋以此矣。

合下云合口也當依段氏作△口也與匙下云是少也同

例以字形說字義也。△以三合爲說，合卽以△口爲說，意互通故互訓。吾鄉猶有△合之語。左傳旣合而來奔，蓋用本義。杜注合猶荅也。

𢇛字從身，究嫌牽強模糊，當依鐘鼎文作𠂔，則弓形矢形以手挽強之形皆具矣。石鼓文𠂔字蓋初變之形，射字又仿佛其形而變之，要之𠂔𠂔皆指事字。𢇛射則會意字也，豈以從𢇛者有譏廡二字，故以爲正文邪？然何妨列𠂔爲古文，𠂔爲籀文邪？又案射字古音釋，漢音舍又音夜，故詩借射爲數，而禮記射之爲言者，釋也以古音釋之也。或曰

舍也。又以漢音釋之也。記又曰。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而官名僕射因之。仍呼爲夜音。蓋人名地名官名物名。爲推尋義理者所忽。其音得以至今不改。此亦從其多者論之耳。乃尙書尙主尙衣。平去異讀。且有謂以去聲爲正者矣。廣韻十陽。市羊切。內收尙字。云尙書官名。集韻亦然。玉篇祇時樣一切矣。何論後人。

來部說曰。周所受瑞麥來麤。一來二縫。本草綱目引。縫作麤。案當作牟。而上文亦當作來牟。周頌思文。貽我來牟。傳曰。牟。麥。釋牟而不釋來。臣工於皇來牟。箋云。於美乎赤鳥以牟麥俱來。於是毛公意曉然可知。謂經言來牟者。牟來

也。初不謂來牟爲兩物也。且是詩也。韓詩作貽我嘉麥。漢書楚王劉向傳。飴我釐麴。嘉者美詞也。釐來古同音。則釐仍是來。而其意皆主謂牟。是秦漢閒人皆不以來爲麥。許君特正之曰。周所受瑞麥來牟。又恐人謂來牟兩字爲一名也。乃區別之曰。一來二牟。於是較然爲兩物矣。初學記天部引

漢書曰。來麴。大麥也。始自天降。然則漢人多宗毛傳。

麴字可疑。其說曰。來麴麥也。尤可疑。恐此字係後人增也。祇當依詩。頌作牟。猶眸子古用牟也。牟者倂也。小麥之用。廣大麥之用狹。爲來之助。故曰牟也。目能見物。以牟子所

寫之物形與物侔也周頌釋文云字書作𥽿字或作𥽿孟

子云𥽿大麥也

所引與今本不同孔疏亦引孟子則作𥽿以孟子俗字之多乃有𥽿字則其不古可知

知

廣雅云𥽿小麥𥽿大麥也案陸氏謂字書作𥽿所云字

書亦不必非說文而𥽿字何以說文不收邪且廣雅𥽿𥽿

竝稱是來字亦加麥矣何以說文亦不收邪則或解之曰

來爲本名牟爲借字也然詩頌用牟至孟子而後用𥽿而

陸孔所據孟子本又不同則何以知古有𥽿字而省借作

牟也與敘所云皆古文者殊不符也則又解之曰孽育寢

多許君所收且及漢令甲矣則時有𥽿字卽收之不勝於



用借字乎。然毛傳曰牟麥。而此說曰來麩麥也。則必非許君語。如別言之。當云大麥。如渾言之。當云麥也。乃以來麩連文。將以其爲一物邪。兩物邪。增此篆之人。蓋以周頌連言。故亦不思而效之。初不知周頌來牟兩見。毛公不釋來字。鄭箋意亦謂自天而來者牟耳。許君不從毛義。故訓來爲麥。所以正其誤也。特古人不作駁難語耳。推其所以增麩之故。良由誤讀周所受瑞麥來麩一語。此麩蓋本作牟。轉寫加麥。彼謂來麩爲瑞麥之名也。故云然耳。不知下文申之曰一來二牟。區別爲二。非一物而以兩字爲名也。詩

疏引作一來二峯，乃初譌本，再譌爲縫，令人無從窺尋矣。惟本作牟，故得譌爲峯，而卽此字之作牟，知瑞麥來麤之亦作牟矣。段氏乃謂古不分別大小麥，不見麥部說解中兩言小麥乎？段氏至彼處固亦隨文解之，不加辨駁也。許君何由知來爲麥，則以麥字從來故也。然則以事實論之，旣受此瑞，乃立來牟之名，卽造來牟之字。來字蓋特製若旣有牟字借用可矣。古人不必使齊同也。是來牟先作，麥字從來，已在其後。若麤轉從麥，不將母生子子還生母邪？稌字放此，然來者麥也，禾者嘉穀也，禾來兼從，定是何物邪？其蕪雜又有甚于麤者。

數麩麩下。皆云餅籩。蓋許君時。麩已分南北。如今日也。渡江而南。卽無大麩。以藥爲之。故藥肆招牌之末。必書麩料二字。北方麩第以麥爲之。其磨之大。倍於常磨。磨麥爲粗屑。水和之。包以薺葉。置圓模中。以足展轉踐蹈之。令融合無閒。鬱之室中。生衣乃成。擊破視之。其色黃者上。也可釀黍稻。色黑者下。也可燒蜀秫及麥。其形中規而質厚。故許謂之餅。猶食部言稻餅也。酉部。酥下云籩生衣也。醢下云孰籩也。

古人用字。亦有象形者。古詩蓮葉何田田。以田字似蓮葉形也。亦有諧聲者。漢高祖曰。柏人者。迫於人也。柏無迫義。

祇取其聲耳。東方朔曰：來來者棗也，亦象形也。

字形相似耳。

叱者四十九枚也，亦諧聲也。且有轉注：荆者楚也，楚國亦名荆。商頌曰：「罔言荆楚。」是複語也。古多複語，今人好爲之分疏，何也？至於王莽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莽，皇帝名也。」升，劉伯升也，則假借之可笑者也。

交下云：「一曰交倅也。」

倅本作倅，倅非字，故依段氏本。

案交倅乃連語，非以

倅釋交也。玉篇第三云：遲也。蓋誤。交倅卽陵遲。又曰：陵夷，豈可訓陵爲遲爲夷？此由說文「一曰之下」多再出本字而後釋之，是以致誤。

屢下云闕譌其形不可解也玉篇有重文爰从夊夊疾也  
與行屢屢意合依之作篆則當作爰與屢相似屢篆或譌  
邪而玉篇固竝收之也

集韻屢有古文  
爰卽爰之譌文

輶下引詩輶輶舞我段氏改舞爲鼓於理甚合而與許說  
不合字在夊部故說曰舞也此舞字不誤則引詩定當作  
舞矣印林嘗以之質玉伯申尙書尙書曰此必不能明者  
闕疑可也鈞案玉篇云和樂之響也今作坎旣云響卽知  
其作鼓矣特字之從章從夊可解從夊則不可解耳乃爰  
爲增蓋而從夊又豈可解哉

𦘔下云斂足也爲其字從夂也然不如爾雅郭注竦翅上  
下爲得其情凡長尾之鳥其飛無不斂足者惟鵲鵲之醜  
不能常布其翅欲有所往直前赴之初飛必布翅少頃必  
斂斂而復布其斂之頃可及五步之外故消搖游謂之搶  
也其力在肩不在翮然未有控於地者蒙莊乃極言之也  
韋下說以相背爲正義以皮韋爲借義又以爲形聲字似  
皆誤也革韋一物分生孰耳許君說此兩字其可疑亦相  
似本部中字無一非皮韋義可知韋字不以相背爲正義  
惟韞韞二字云收束也云從韋取其帀也是皆取圍帀之

義蓋轉而從韋所從之口取義也故居部末案韋蓋會意  
兼形字革從○依小徐籀文皮亦從○與韋之從○皆象皮  
形其從舛與𦍋之從北相似𦍋柔韋也北從二人相背舛  
從父牛相背其意同大徐說𦍋曰北者反復柔治之則韋  
之從舛亦當然也又攷它部之從韋義者弟下云韋束之  
次第也韠韠皆皮革義韠取圍巾義與韠同未有取相背  
之義者違乃形聲字不可以爲會意也

韓下云井垣也廣韻同段氏改垣爲橋誤合兩物而一之  
司馬彪謂之井闌是也今猶呼爲井闌木矣以木爲匡週

市於井防人之陷也其用與垣同其質則木而非土許說垣字乃譬況之詞桔槔則所以汲水二物不相涉也桔槔以兩木爲之植者立而不動誠如淮南所言衡者之腰當植者之頂繫之以繩衡之本縋以大石其末繫長繩以挂汲甝曳其繩則衡俯而甝入井縱其繩則石重墜而甝出井矣淮南所謂俛仰說苑所謂重其後輕其前皆謂此也段氏案語又以桔槔爲鹿盧又非也兩物同用而不同制鹿盧之制亦有植有衡其植別以兩木斜挂之其衡如車軸別以圓木冒衡亦如車轂其圍當轂之太半其長如兩



轂兩端以鐵穿固之亦如轂也用之則加膏如脂車然轂之端以曲木爲柄執柄而絞之則縷布于轂之腰而斲出矣吾鄉用之河南及濟南皆用桔槔段氏蓋未見而所訪之人又各據所見爲言故不能別也

第之從眾也眾及也凡言及者必自後及之是從兄之義也弟之所眾是爲眾矣